



谁人问我茶可凉

□施群妹

父亲最喜欢吃的是母亲亲手包的汤圆，每次都能吃一大碗。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日子，他对汤圆总是心心念念。有一次妈下完汤圆刚盛到碗里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。结果嘴被烫了。他一边呼着气，一边对母亲说：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这货还是烫的。”母亲笑了，说了一声都是我的错。

当时我只觉得父亲霸道，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自己有嘴，食物烫嘴自己不知道吗？也为母亲的好脾气愤愤不平。但是，从那以后，送到父亲手里的汤圆总是不温不火刚刚好。

我从小肠胃不好，尽管也馋又糯又软又绵甜的宁波汤圆，但总归是吃不得，最多吃一个过过瘾。因为肠胃不好，很多美食我都不会去碰，比如烧烤。昨天路过潮塘江上的清水湾桥畔，桥两岸的休闲观光处坐满了乘凉吹江风的人们，旁边烧烤摊滋滋作响，竟然排着长长的队伍。一股浓郁的香味吹过来，我长长地吸了口气，有孜然的味道、辣椒的味道，更有一种叫做肉香的味蕾记忆被唤醒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想起中午同事在议论，这里是最近的网红打卡地。我举起手机拍了几张照片，算是打卡过了。

一路上我口干舌燥，我也不敢喝饮料，我甚至也不能喝瓶装的矿物质水，一口下肚，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噜噜地抗议。我只能喝烧开的水，不管是自来水还是其他的水。所以每次出门我都会带个杯子，里面是煮开凉透的白开水。我家常年备有凉水壶，每次都是将烧开的水倒好，自然放凉。

记得小时候，家里有夏天专门盛放凉白开的瓷器，叫做提梁壶。每当天气转热，母亲每天都是把在炉子上烧开的水倒进壶里。有时，父亲去地头，她还会放上一片像枯叶一样的茶叶。我们放学回家，口渴了，也不把水倒到碗里，而是对着壶嘴直接喝。如果喝到放着茶叶的水，喝一口，就会哇地吐出来，喊着苦。这时，母亲笑着喝斥我们心急，又指着旁边的一只搪口杯说，凉白开在这里呢。那茶水是给你父亲泡的，地里干活出汗多，茶水解渴。

后来我读到“闲时与你立黄昏，灶前笑问粥可温”时，总会想到母亲为我们凉的那壶水，那清清凉凉的水是多么的解渴。如果没有这水，到家要先烧水，烧开后又不能直接喝，那得多渴啊。

一路行一路想，回到家里，放下手上的包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往桌上倒水喝。今天的水略微带点温，应该是爱人下班后烧刚凉着的。我就是爱喝这种不温不火的凉白开。他说夏天水容易变质，放在凉水壶里的水要随时换成新烧的，所以如果谁倒了最后一杯，就记得烧水哦。但是谁会记得呢，我总是看见壶底朝天才拍大腿。慢慢地，爱人就承包了这项事业，在我们家，这个壶里的水一直是新鲜且凉的。这像我们每个平淡的日常，波澜不惊，就像这水，什么味道也没有，却最解渴，终将一直滋润我们的生活。

成全 欢喜心

□秦钦儿

周末傍晚，我开车匆匆赶往学校接儿子纳川放学，路遇一位骑三轮车拾废品的老人，三轮车后面拴着两只大容量矿泉水桶，它们吸引了我——网上看到有人简单加工一下，拿它种花种菜，又能装土又能盛水。我于是动了废物利用的念头。

“大爷，您这两个空矿泉水桶能卖给我吗？”我摇下车窗，递出十块钱，我平时本来很少带现金，今天恰巧钱包里有一张零钞。

老人迟疑着半天没接。我以为他要留作他用，并不想卖给我，央求他，“能卖给我吗？我想用它种花种菜。多少钱一个？”

老人还是犹豫不决的样子，“我……我没零钱找，”他嗫嚅着说，“收购站给两块一斤。”他交了底。原来善良的老人疑虑的是价格，他不知道该多少钱卖给我合适。

有经过的车辆在我后面摁喇叭。小路狭窄，我一边挪车，一边催促老人，“快一点，大爷，后面有车，别找零了，就十块钱送给我！”老人小心地将空桶从车窗塞进来，连连说：“我得了便利，让你吃亏了啊，你吃亏啦！”这有什么吃亏的呢？是我需要，而你刚好有，正好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如果凡事都要计算“等价交换”、利益得失，这世上便少了许多的乐趣。

纳川进入高中后学习日渐紧张，很少有可以用来休息的周末。虽然我并不赞成教育卷成这样，但孩子想要努力，趁着青春搏一把，我也愿意跟随他的节奏。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想一切办法帮他缓解学习压力，让他在间隙中劳逸结合。楼顶开辟小菜园便出于这个目的。

今天纳川先我一步到家，他直奔露台，忙着给菜苗浇水。“妈妈，我发现这样洒水真解压。”他告诉我，他还在露台菜园中央的躺椅上躺了一会儿，“看看云，吹吹风，这感觉真好！”

时已白露，早晚凉快了许多，但白天日光依然强烈，气温并没降多少。朋友叮嘱我，这会下菜种还为时过早，容易晒死。可我等不了。今年夏季久旱无雨，上一拨栽种的黄瓜蕃茄早已“上岸”，余下的辣椒茄子南瓜都没扛过去，最后剩下一堆枯禾，被我彻底收拾了。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，重新翻土、换盆，撒生石灰给旧土灭菌，我干得汗流浹背，晒得又红又黑，像个地道的农民。为防止刚出土的小苗被晒死，菜箱被我早晚搬

进搬出——露台很大，一半露天，一半搭了雨棚。苗苗们既需要阳光照射和雨露滋润，又不能暴晒，早晚还得洒水润土。当农民并不容易。

土不够，还得上山去挖。我发现杨岙村的一处山岗上有肥沃的土壤，那里本是一片废弃的油菜田，如今长满了杂草，土质松软细腻，少有石子，适合种菜。我每次带上口袋和小铲，拖着纳川去那里铲土。我撸起袖子，挽起裤腿，光起脚丫，恨不得把山都搬回去。纳川笑话我，你这种菜的成本也太高了，网上买两袋羊粪土，都比这开二十多里地省油钱。倒也是，如果这样算起来，刨去买种买苗买花盆和营养土的钱，还有浇掉的那些自来水，不如菜场买点划算。其实种了一场菜，吃到没几回。

“投资五百有没有？”纳川问我。

“差不多吧，但还是赚了五百，发表种菜日志的稿费约摸也有千把块了。”

“那你拎土上六楼伤了膝盖，看医生买的那些药呢？还有前前后后的人工成本呢？”的确，每次上山挖土，费时费力费油，纳川都要苦笑，本想着关一星期周末出来放个风，哪知道变成了“劳改”。

好吧，为了这点种菜的乐趣，我是不惜成本、不惜劳力。

好在纳川并不真抱怨，日头底下洗了个“桑拿”，他又拿手机咔咔咔拍了一些自然风光，感叹道：“出一身汗还是挺爽的，就是晒成‘小黑炭’了。”

“黑点怕啥，这是健康肤色。你看这些野草长得这么茂盛，人跟草一样，也需要‘采天地之灵气，汲日月之精华’。”

说话间，夕阳已落山，余晖洒下万道霞光。我大敞车窗，兜着风盘旋下山，纳川把脑袋探出窗外，迎面而来的山风吹得他一路惬意吼叫。若干年以后，当他忆起这些上山挖土的瞬间，会不会嘴角上扬，会心一笑？

有时候人生的快乐就这么简单，与价值有关，与价钱无关。只要你认为是值得的，都是快乐体验。比如不计成本种菜，比如换来两个空桶栽苗。什么才是“等价”呢？如果拾废品的老人见到我这一阳台的青葱翠绿、生机勃勃，见到种在矿泉水桶里的豇豆苗一天天牵藤、爬上花架，他一定不会觉得我“吃亏”了，会因为成全了我而心生欢喜吧？

总第732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